



河村隆之 否认南京大屠杀

本周一，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会见到访的南京市代表团时，公然宣称“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引起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在中国外交部和南京市政府的严正抗议下，河村隆之不仅拒绝道歉，还召开记者会再次重申不当言论，更扬言要在南京举行一次公开辩论会。2月21日，南京市政府先后三次回应此事，宣布将暂停南京与名古屋之间的官方交往。

名古屋市是江苏省缔结的第一个国际友好城市，两个城市之间始于1978年12月21日的情谊，因为对方市长的不当言论而暂时中止，让人感到既震惊又遗憾。好在日本政府回应河村隆之的个人言论时顾全大局，再次强调南京大屠杀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承诺将一如既往地遵循“村山谈话”原则。历史绝不会因个别人的刻意歪曲而改变，用不负责任的荒唐言论哗众取宠者，注定会沦为中日两国交往史上的笑谈。

现年63岁的河村隆之之前半生颇不得志。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他父亲的公司做起了销售，还当过司机，一直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后来他试图进入法律界，但连续十年均未通过司法考试，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如果我们对河村隆之扭曲的历史观追根溯源，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他的父亲河村鉄男。河村鉄男曾是日本陆军第101师团步兵第101旅团指挥部的一名士兵，不仅直接参与过侵略战争，还曾长期驻守南京。

河村隆之政治生涯的第一步是成为极端保守政客春日一幸的秘书，随后他当选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并于2009年回到故乡名古屋参选市长。进入政界之后，他的极右翼政客特色显露无疑，不仅公开要求日本政府“再次研究所谓南京大屠杀问题”，而且在多个场合鼓吹他的歪理邪说，并一度试图推动名古屋市采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科书。只不过，无论他承认还是不承认，无论他如何迎合日本右翼团体，历史都摆在那里，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吴宇同 交警“得罪”纳税人

如果你连税收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在公共场合就最好别扯这个话题，因为乱说话的代价可能是让你成为一个遭人嘲笑的“网络红人”。近日，成都市交警一分局三大队大队长吴宇同就因为一段雷人录音意外蹿红。在处理一起违章停车事故时，吴宇同教育车主说，西方的警察制度与中国不同，“我们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纳税人交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成都市交管局宣传处随后证实，网传录音确实出自吴宇同之口。当时的情形是，涉事车主将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与公交车道交界处，影响了由利民巷向浆洗街右转弯车辆及非机动车正常通行。这种家常便饭一般的交通违章，搁哪个城市估计都不会闹出一则新闻，除非前来执法的交警正好是一位像吴宇同一样的“奇才”。颇有喜感的是，听完网上这段录音，很多热心的网友都自发地给吴宇同当起了老师，开始给他普及一些基本常识。

然而，吴宇同需要“补课”的远不止关于税收的知识，更有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该遵循的基本的权力伦理。人们高度关注这件小事，并非小题大做，而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曾碰到过蛮横跋扈的“吴宇同”们。他们没有接受民众质询的习惯，没有听取民意的雅量，更没有服务纳税人和感恩纳税人的谦卑意识，只是有着特权而骄的霸气。

此事的最新进展是，成都市交管局已对吴宇同展开调查。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吴宇同最终不一定会被问责，但被批评教育应该不会少。公众最大的期待，是对此事的反思不仅限于个人和个案，而是推及到公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进而改变公职人员“只对上负责”的工作模式。所有被称为“公仆”的人都应该时刻谨记，纳税人不仅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纳税人的评价与反馈，也应该尽快纳入公职人员的绩效评价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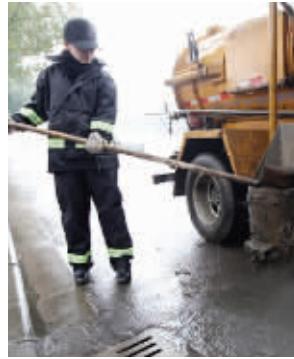
何旅华 “旅游式考察”

继重庆官员“休假式治疗”之后，深圳官员又让我们领教了“旅游式考察”。据网友举报，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局长何旅华去年曾率团公费旅游，24人出行5天的花费高达14万元。爆料者称，何旅华等人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人均考察费用为5800元，有4天半的时间都在景点旅游。何旅华表示，这些“考察中的私人旅游项目”都是“经组织上批准”的。

根据网传的举报信息，何旅华所说的“考察”，所指应该是去年9月19日下午在上海司法局召开的座谈会。然而，在他们的行程单上，却不仅包括了中国馆、南京路、黄浦江等地点，而且还出现了苏州寒山寺和狮子林，以及乌镇和杭州西湖。这样的行程安排和消费标准，正是当下公款旅游的典型范例。公仆们在“考察”结束之后没有去国外转一圈再回来，已经算是比较“克制”和“节俭”了。

蹊跷的是，龙岗区纪委早在去年年底就接到了匿名举报，何旅华等人居然一直相安无事，直到此事最近被媒体连续曝光，纪委才羞羞答答地给出处理意见。2月21日，龙岗区纪委认定何旅华借考察之名变相旅游问题属实，责令司法局参与旅游的全体人员退回违规旅游费用，并要求何旅华做出书面检讨。这个不疼不痒的处理结果，遭到了围观此事的网友们的愤怒声讨，龙岗区纪委不得不在24日“加码”，宣布对何旅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免职处分。

一个“旅游式考察”的何旅华总算暂时倒下了，但我们不知道这个被免职的官员什么时候会悄无声息地“满状态复活”，我们更不知道还有多少个“何旅华”此刻正逍遙在公款旅游的路上。如果三令五申的规章制度都沦为摆设，不知廉耻的蛀虫只会越来越多，他们最终耗掉的，不仅有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更有社会对政府部门以及公职人员的信任。



成雅婷 90后大学生疏捞工

她毕业于湖北科技职业学院平面设计专业，但那只拿过画笔的手现在却每天握着铁锹；她将头发染成了黄色，穿黑色丝袜和时尚高靴，她的同事则是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大叔和大妈；她是说话有些嗲、略带一点港台腔的“90后”，但她每天的工作是从各个下水道中捞出脏臭的污泥。她的名字叫成雅婷，是武汉洪山区排水队最年轻的一位疏捞队员。

今年22岁的成雅婷，元旦之后正式成为洪山区排水队疏捞四班一名疏捞工，这让身边的人都感到很意外。在别人眼中，疏捞工是一项又脏又臭又累的苦差事，但她却觉得做一个城市地下美容师“有点好玩”。只要看过她微博的人都知道，尽管每月的工资只有1100多元，这个小姑娘确实很享受现在的状态，工作之余随手拍下的小花小草以及各具特色的大街小巷，都是让她觉得快乐的源泉。

常人很难想象，一个以前在家不做饭、很少洗碗的“小公主”，能够如此平静地接受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但这就是当届毕业生的就业现实，尤其是像她这种从不知名学校出来的毕业生，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容易，她只是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罢了。相较于她的那些同学，成雅婷在排水队的这份工作，其实还算是比较稳定的。

不过，这个总是戴着一顶时尚帽子的疏捞工，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一直都怀揣着一个积极向上的梦想。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书，在中午休息时挤出时间来看，因为她梦想着有一天能考上武汉理工大学的专升本财务管理专业，以后还想考硕士研究生和公务员。人因梦想而美，所有在困顿现实中仍心怀希望的年轻人，都值得致敬。



“莫文隋” 平凡而温暖的善

若不是收到一位自称“莫文隋”的好心人的3000元捐款，20岁的南通女孩徐敏收到的那张录取通知书恐怕就只能作纪念了，因为这个贫寒之家实在无力负担她的学费。徐敏是被抱养的，养父已离家出走十余年，哥哥又是个“药罐子”，一家人仅靠58岁的养母扫大街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这位好心人一直都不肯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最近，徐敏给南通市港闸区区委书记写信之后才知道，帮助她的“莫文隋”是南通港闸区社区干部王建宾。

王建宾帮助贫寒大学生的事迹在南通传为佳话，他所用的“莫文隋”的名字，更是勾起了当地人熟知的一些往事。1995年3月，南通工学院一位女大学生的寡母不幸病逝，正当她的生活和学习陷入困境之时，一张署名“莫文隋”的百元汇款单寄到了她的手中。后来，她每个月都能收到“莫文隋”的汇款，虽然她试图通过邮局弄清对方的身份，但一直没有成功。从那以后，谐音“莫问谁”的“莫文隋”，就成为南通众多好心人做善事时共用的名字。

正如南通市文明办所说，“莫文隋”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现象，在这个名字背后活跃着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大军。不仅如此，在南通还出现了很多与“莫文隋”类似的人，比如长期资助困难学生的“卫英才”，资助孤儿院的“吴铭”，汇款给社会福利院的“魏群”。这些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好心人，有的是党员干部，有的是普通群众，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帮助别人，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走出来享受社会各界的赞誉和掌声。

每年3月，都是举国上下重温雷锋精神的日子，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雷锋是一个很遥远很模糊的符号，但对于徐敏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做好事不留名的“莫文隋”其实就是身边的雷锋。这些身边的“莫文隋”们，或许没有传奇的经历，没有大量的文字和影像记录，但他们的真实和真诚让人动容，很多人就是被这些身边的好人鼓舞着走上了行善之路。

本版特约主持人

汤嘉琛

(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